

热历史

《莺莺传》作者元稹： 灿烂的“唐诗之花”

蓝小柯

诗人元稹是唐代大才子，千古传诵的名句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和流传百世的不朽之作《莺莺传》，均出自他的手笔。他的旷世才情，让人倾慕；他的风花雪月，象征着整个唐朝的恣肆和妩媚；而他的人生沉浮，则见证了大唐江山的风雨飘摇；他的神思遐想与笔韵墨香，催生了灿烂的唐诗之花。

“深院无人草树光，娇莺不语趁阴藏。等闲弄水浮花片，流出门前赚阮郎。”“故乡千里梦，往事万重悲。小雪沉阴夜，闲窗老病时……”“日暮嘉陵江水东，梨花万片逐江风。江花何处最肠断，半落江流半在空。”透过诗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作，我们可以看到元稹浪漫而传奇的一生。

相思自古以来就是诗人灵魂深处最美的告白，催发着诗人们浪漫的情思，元稹很多描写相思的诗，则如一朵朵的辛夷花，寄情深微，意蕴幽远。可以说，相思在诗人元稹的心中占据了不可逾越的位置，更是他写诗的一大动力。

“雨湿轻尘隔院香，玉人初著白衣裳。半含惆怅闲看绣，一朵梨花压象床。藕丝衫子柳花裙，空着沈香慢火熏。闲倚屏风笑周昉，枉抛心力画朝云。”这是元稹创作的一组七言绝句《白衣裳二首》。

在他的诗里，有个散发着幽香的女子，唯有“玉人初著白衣裳”的她才是“梨花深院”最亮眼的风光。那一刻，那袭随风飘舞的白衣裳，便



连环画《元稹》书影

成了他心底永恒的底色。无论她卧如一朵“梨花”，行如一抹“朝阳”，无论在白衣裳外配上“藕色衫子”还是“柳花裙”，她是他一生的眷恋。穿越经年的守候，他依然伫立在她纯洁如昔的世界里。

“昔日戏言身后意，今朝都到眼前来。衣裳已施行看尽，针线犹存未忍开。尚想旧情怜婢仆，也曾因梦送钱财。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”这是诗人元稹的悼亡诗《遣悲怀三首其二》，这首诗深切表达他对亡妻韦丛的无限哀思。她是名门之后，是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出落得如花似玉。当她看到元稹的《莺莺传》后，惊叹于他的才华，决定要嫁给他。

公元803年夏秋之交，她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他的妻子。那时的他，一贫

如洗，只是一个校书郎。而她，勤俭持家，任劳任怨，虽然和元稹的生活并不宽裕，却也温馨甜蜜。可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公元809年，妻子韦丛不幸突患恶疾，卧床不起，仅仅几天的工夫，便香消玉殒，撒手西去。让诗人元稹又怎能不悲痛欲绝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。”回首间，这首写给妻子韦丛的千古绝唱《离思》，穿过层层花香，使我们听见昔年的呢喃絮语。诗人元稹，用如花的诗笔，为唐朝的诗坛添上灿烂的一笔。

诗人元稹充满浪漫情怀和缠绵情感的人生历程，让千百年后读到他诗作的人，在字里行间，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诗意。（《宁夏日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《孙子兵法》言战更言“慎战”

隋云鹏

《孙子兵法》虽然是“兵学圣典”，却有着丰富的“慎战”思想，反映出孙武独特而辩证的战争观。《孙子兵法》中的“慎战”思想体现在军事战术、国家战略、人文精神三个层面。

《孙子兵法》在军事战术层面的“慎战”思想系统而全面，全书13篇无一篇不语及。《孙子兵法》强调的“慎战”不是畏战，而是“重战”“止战”。由于战争关系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，所以从战争准备、战役战斗到战争善后的全过程都要慎之又慎。《孙子兵法》对敌我、奇正、强弱、虚实、治乱、勇怯、专分、众寡等都有着十分辩证而精辟的分析和论述，反映出孙武对朴素辩证法的运用非常纯熟。

《孙子兵法》在国家战略层面与军事战术层面的“慎战”思想上下贯通、浑然一体，构成了完整的“慎战”思想体系。《孙子兵法》首句阐明了孙武的战争观，奠定了全书“慎战”的基调，明确指出战争是国家大事，关系人民生死和政权存亡，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，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。在火攻篇中，孙武进一步指出开明的最高统治者要慎重对待战争，“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故明君慎之，良将警之，此安国全军之道也”。

《孙子兵法》的“慎战”思想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，体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厚爱。例如，在作战篇中，孙武指出“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”，认为懂得战争规律的军事统帅明白自己身系百姓生命和国家安危，责任重大；在谋攻篇中，孙武强调“夫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；全旅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为上，破伍次之”，百战百胜并非用兵之法的最高境界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境界，“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。（《学习时报》）

文史小考

猛虎缘何称白额

古傲生

中国古典文学里时常把老虎称作吊睛白额。古人为什么把猛虎称吊睛白额呢？

说吊睛很好理解，睛是指眼睛瞳孔附带周边的那一小部分，相当于眼睛除去眼白的那部分。吊睛就是那一小部分区域像“吊起来一样”，说通俗点就是眼仁上翘。吊睛其实是说虎眼吊着，看起来十分凶悍。至于白额就有点不大着调了。是不是古人搞错了呢？

《太平广记》有一篇故事讲，盛唐张铤赶夜路，遇上群妖幻化人形宴饮，其中“一人衣锦衣，戴白冠，貌甚狞，曰白额侯也”。天明时张铤发现群妖醉卧，见“一虎顶白，亦卧于前，所谓白额侯也”。这里的白额侯的白额居然不是白脑门，而成了白脖子（项）。古人常用通假字，额、项两字字形相近，是否白额说的是白项呢？仔细想来，不大可能，额项相通千百年来没有什么例证，其他典籍里都说是白额，没有说白项的。

也许，我们应该抛开白额，从白与虎的联系上找找根芽。白虎与青龙、朱雀、玄武齐名，号称四象，分别代表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方向上的群星，进而又代表了四方和四季。四象的动物形象好理解，无非就是和星象的形状类似。这点上，西方的星座命名也是如此，如大熊座、小熊座、巨蟹座、白羊座、金牛座等。可白、青、朱（红）、玄（黑）四种颜色搭配就有点莫名其妙了。传说里的龙和现实里的虎、鸟、龟、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，为何非要指定这四色呢？其实，这是五行学说的“功劳”，西方匹配金色、白色，而老虎的标准色黄色则匹配给中央（属土）。

笔者有个猜测，将猛虎称白额很可能跟白虎有关。老虎体色金黄，也就肚皮、脖子和额头两侧有点白色，非要跟白虎套近乎的话，说白项不顺口，说白额正合适，总不能说白肚、白腹吧？（《联谊报》）

生活史

古代更夫是如何确定时间的？

钱续坤

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！”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想必大家都听过，它经常出现在一些古装电视剧中，而且是半夜三更。他们会一边敲锣一边报时，这种人在古代叫“打更人”。

打更，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，不过在那个时代也不叫打更，每晚会有巫师进行“敲锣”以驱邪为目的，后来慢慢演变成夜晚巡查，并且有了确切的官方称呼“打更”。

与现代相比，我国古代实行的是12时辰制度，古人将一夜分为5个时辰，称为五更，每一个时辰为两个小时，每个小时划分为四刻，每刻15分钟。从晚上七点开始是一更天（戌时，19:00~21:00），二更天（亥时，21:00~23:00），三更天（子时，23:00~01:00），四更天（丑时，01:00~03:00），到第二天凌晨五点结束是五更天（寅时，03:00~05:00）。古人秉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理念，五更一过，就会起床劳作。

此外，古人还把五更从早到晚依次称为“更时、更阑、更夫、更鼓、更漏”，其中一更天也被人们称之为定更天，含义是人们辛苦了一天之后在这一刻需要安定下来，好好休息。七点到九点就是一更的时间范

围，九点到十一点就是二更天，因为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家都已经安静下来了，因此二更天又被称为“人定”或“昏定”。之后就到了人们经常在俗语中说的“半夜三更”的三更了，这个时辰一般是指夜里的11点到次日凌晨一点左右，人们处于意识不清时段，同时相传这个时间在古代被人们视为鬼魂出没的时间，因此更夫在这个时间会将锣鼓敲得很响，为了把那些魂魄吓跑。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就是四更，这个时候农户里饲养的一些鸡鸭狗开始苏醒，因此四更也被称之为“荒鸡”，据说成语“鸡鸣狗盗”就是此处延伸的。五更天就是三点到五点之间，这个时候鸡已经开始打鸣，因此也有着“五更鸡打鸣”的俗语。

古人的“打更”通常是两人一组，一人手中拿锣，一人手中拿梆，打更时两人一搭一档，边走边敲，“笃笃——咣咣”。那么，古代更夫是如何确定每更时间的呢？一是漏刻。漏刻又称刻漏、漏壶。早期刻漏多为泄水型，水从漏壶底部侧面流注，使浮在漏壶水面的上漏箭随水面下降，由漏箭上刻度指示时间。刻漏的最早记载见于《周礼》，已经出土的文物最古老的刻漏是西汉遗物。二是沙漏。因为冬天水容易结冰，故改用流沙驱动。中国最著名的沙漏是1360年詹希元创制的“五轮沙漏”，流沙从漏斗形的沙池到初轮边上的沙斗里，驱动初轮，从而带动各

级齿轮旋转。最后一级一齿轮带动在水平面上旋转的中轮，中轮的轴心上有一根指针，指针则在一个有刻线的仪器圆盘上转动，以显示时刻，有点类似今天的钟表。三是燃香。也就是打更最常用的方法。一炷香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，在日落时开始燃香计时，燃几炷香出去打更都是有规定的。古人还发明了一种盘香，能燃12时辰，在香上打上时间刻度，燃香烧到那个刻度，就可以出去打更了。

“更夫”不但要承担报时的职责，一旦发现火灾或者强盗小偷，还要及时进行救灾和通报。据考证，打更人最早出现在汉朝，那时流行于宫廷，到了元朝、明朝才在民间流行起来，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中就有不少关于打更人巡逻的描述。不过到了唐朝才被规范管理，更夫正式成为官府招聘的对象，官府为此设立“谯楼”一职，但这些由官府选出的谯楼都是古代军队中低级的士兵，社会地位也不高。到了后期，更夫的职业才有了一定的提升，后代还可以被允许参加科举，因此更夫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“热门职业”，但也存在一定的生命危险，往往成为一些贼寇杀人灭口的首要对象，杀身之祸随时降临。

更夫，是近代消失的十大职业之一。直到20世纪初期，钟表慢慢普及之后，更夫这个角色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。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